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十一回 兩公差憤抱不平 狄希陳代投訴狀

砒霜巴豆，蛇虎妖狐，數毒惡，仍非彼類，論險阻，還是吾徒。看小小一腔方寸，多少奸謀！恨人最是貪夫，冠虎猶吁。先自己詐收白鏹，又唆人橫索青蚨。那怪得當管首訴，原狀刁誣？

——右調《兩同心》

惠希仁將劉振白的脖鎖開了，說道：「我倒看體面，不好說長道短的。你看這狄爺，他倒已而不登的起來，可是個甚麼腔兒！」

卻說差人與狄希陳在廳上說話，童奶奶、寄姐、調羹都在中門後暗聽，知道票上單拿童氏一人，又看見叫人進去鎖那堂客出來，童奶奶已是唬得抖戰。寄姐看看的臉就合蠟渣似的黃，腳下一大窪水。調羹口雖不言，心裡想道：「還只說他是動了興，原來不是動興，卻是唬的溺尿！」

童奶奶等不進狄希陳來，又見他沒個見識打發，叫那差人漸沒體面上來，只得叫小選子請他進來，與他商議。惠希仁道：「狄奶奶沒曾見面，狄爺，你又進去了，『侯門似海』的，沒處尋你。狄爺，你請出狄奶奶來，交付給俺們，憑你往那裡去，俺們就不管你了。」

童奶奶聽見差人叫寄姐出去方放狄希陳進來，心裡焦躁，隨抖了抖袖子，拉了拉衣裳，看了看鞋，不慌不忙，走出廳上，朝上站下，問道：「上邊二位爺，就是公差呀？」惠希仁、單完連忙站起，說道：「俺們就是公差。」童奶奶道：「請坐。」叫人端了一把椅子，朝北坐下，說道：「童氏是小女。」指著狄希陳道：「這就是小婿。不幸把個丫頭死了。一個人的病痛，這是保得住的麼？害病死了，就說是人打殺？人家拿著一大捧銀子買將個丫頭來，必定是圖好，難道是買了圖打殺來？誰合他有甚麼前世的冤仇不成？就是丫頭有甚麼不中使，也只是轉賣倒賣，也沒個打殺的理。就不疼別家的人，也可疼自家的銀子。丫頭病著，請醫買藥，不知費了多少錢，百樣治不好，死了，又沒處尋他娘老子，只得埋了。他娘老子才可領著許多的老婆漢子來到，搶東西，打傢伙，把小女打了一頓好的，呼的滿頭滿臉都是屎。說：『也罷！實是他家死了個人，疼忍不過，別要合他一般見識，給他幾個錢，叫他暖痛去。』他誣錢到手又告下來了。你又不告男人，單單的把個少婦嫩婦的告上！」

韓蘆插口道：「你給我錢！你給了我多少錢？你沒打殺我的女兒，你憑甚麼給我錢呀？男子人實沒打我的女兒，我為甚麼帶累著好人？察院衙門，是請他赴席哩？你老人家倒是他的母親，論理該告上你；我還說與你不相干，只單合你女兒說話。眾位爺公道評評，我是個沒天理的人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你且休說閒話。既告准了狀，差人來了，『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』。這小婿混帳！你可算計該怎麼款待，該怎麼打發，掙頭料腦，倒象待廁屎似的！叫人安桌兒，留二位爺坐，再問聲二位爺，這老韓合他同坐否，要不同坐，我另待他。小女要不就該出來相見，實是叫老韓的婆子打傷了，動不的，睡著哩。二位爺上過飯，還有個薄敬，雖是窮人家，必也要措處。奉承得二位爺喜歡，可也好叫小女仗賴。二位爺請坐，我到後邊攪飯去。」

惠希仁、單完齊口稱道：「真是有智的婦人，勝似蠢劣的男子十倍！奶奶，你早出來見俺們兒，合俺們說兩句兒，俺們也不躁。狄爺，聽說你該選府經歷哩？府首領也不是閒散的官，你這個模樣乾不的。」單完道：「怎麼乾不的？就請童奶奶做幕賓，情管做的風響。童奶奶請進去罷，有甚麼話，俺只合童奶奶商議，狄爺當個招頭兒罷了。要是狄爺這個調兒，俺也不敢取擾。既是童奶奶吩咐，俺們不敢相外，擾三鐘。」

說完，童奶奶方抽身進去，隨後端出四碟精緻果品。按酒小菜，肴饌湯飯，次第上來，極其豐潔；沽得松竹居的好酒，著實相讓。原來外邊說話，童奶奶已差了呂祥到菜市口買辦齊備。呂祥主作，調羹助忙，所以做的甚是快當。吃的兩個差人心滿肚飽，劉振白合韓蘆這兩個幫虎吃食的，也極其饜足。

差人道：「酒飯已足。合童奶奶說聲，怎麼吩咐？」說了進去，童奶奶叫請狄希陳商議。狄希陳還怕他似前阻擋，不敢動身。惠希仁道：「俺既會過童奶奶了，狄爺只管進去無妨。」狄希陳方敢折身回去。童奶奶道：「這兩個差人，咱約著送他個甚麼禮兒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又沒合人打慣官司，這樣事我通來不的。該送他多少，姥姥，你主定就是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拿的是婦女，要他看體面哩，少了拿不出手，每人得十五兩銀子給他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姥姥見的是。咱就給他每人十五兩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只問過了你，我就好打發他。你出去陪客罷。」

狄希陳仍到外面陪差人坐的。童奶奶稱了二兩銀子，封了兩封，叫呂祥故意走到客位裡說道：「外邊一個人要請惠爺說句話，我不認的是誰。」惠希仁道：「怎麼個人？」呂祥道：「有三十多歲，穿著軟屯綢道袍子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可是誰呢？只怕是同班的朋友。待我出去看看。」惠希仁起身走，呂祥也跟了出來，把惠希仁請到個背靜去處，說道：「奶奶叫多拜上二位爺；童氏出官，全要仗賴二位爺照管，別要失了體面，謝每位爺薄禮十五兩。當著韓蘆合老劉，不好拿出這們些來的，每位當面且先送一兩。晚上些，請二位爺不叫他兩個知道，請二位爺過來說話。叫康的二位知道。」惠希仁道：「你合奶奶說：這人命事，卻是批兵馬司問明呈解的。韓蘆遞狀的時節，稟的話利害，察院爺要自家審了口詞，才發問哩。俺起初接了票子，指望的也不是這數兒；及至見了狄爺，俺越髮指望的多了。望奶奶這們個待人，俺有話說甚麼？合奶奶說，除先送一兩，再每人二十兩罷。姑娘出官，一切前後的事，都是俺兩個管，只叫姑娘不算有德行失了一星兒體面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奶奶話去。」惠希仁復身回去望著單完道：「是吳仁宇叫出咱那比較來了，你見他見去。」單完是衙門人，省得腔的，已是知道就裡，說道：「哥既見過他就是了，我不消見他罷。」

呂祥回過話。童奶奶先行，小選子後邊端著那一兩一封的兩分禮。童奶奶道：「有勞二位爺，這是個薄禮，送二位爺買瓜子炒豆兒吃。明日見官，多有仗賴。」惠希仁道：「童奶奶的高情，本等不該爭，不薄我們些兒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本該厚禮，窮人家辦不起，望二位爺將就。我這就叩謝過二位爺罷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奶奶，你只這們待人有禮，俺們本等有話，也說不出口了。」望著單完道：「單老哥，這是咱兩個的勾當，你怎麼說？」單完道：「凡事只在哥主，哥只說怎麼樣，兄弟沒有不依的。」惠希仁道：「罷，罷。見了狄爺這們老實可憐人兒的，童奶奶又這們賢達，咱結識個親戚罷。姑娘我只在童奶奶身上情，俺明日來請姑娘見官。」

彼此說通，狄希陳送出大門，拱手作別。劉振白對差人道：「我又沒得款待，遠送當三杯罷。」送差人往東邊去了。見狄希陳已進門去訖，劉振白道：「二位爺是怎麼？通不是咱算計的話了！」惠希仁道：「不好，事體決撒了。我且不合你說，俺還得安排另鋪謀哩。不是可二兩銀就打發下來了麼？」

支調了劉振白回去，惠希仁合單完說知所以。單完道：「罷了，死個丫頭，也不為大事，這數也不少了。老狄是個媽媽頭主子，那奶奶是個『遇文王施禮樂，遇桀紂動干戈』的神光棍，拿著禮來壓服人，這不是咱哥兒兩個，第二個人到不得他手裡。惠老嫂也就算是極有本事的，我看起來還到不的他手裡。」惠希仁道：「俺那個是攬包，見了他，只好遞降書的罷了。到好合那單奶奶做一對的。」單完道：「說起俺那個來，只好叫他入的在門後頭臥著，敢照將麼！」惠希仁道：「咱頑是這們說，咱且說正經話。女人雖是個光棍老婆，也見過食麵，有見識，有正經的人。這劉芳名狗攬的可惡！明白是詐他的錢，挑三活四的。他要果然每人再送咱二十兩銀，咱扶持他打這劉芳名老狗頭一頓板子，韓蘆問他個招回。」單完道：「哥說的是。委實不公道，氣的人慌呢！咱且各人回家看看，買點東西抹抹奶奶們的嘴。我家裡等著哥，起更時，咱往那裡去。」各人分手作別。

童奶奶家裡再備酒食，依數封下二十兩兩封銀子，專等惠希仁、單完兩個。至起鼓以後，惠希仁兩個剛到狄家門首，正待敲

門，劉振白黑影子裡從他門內跑到跟前，說道：「二位爺，深更半夜又來做甚麼？是待『打背弓』呀？『要吃爛肉，別要惱著火頭』。怎麼倒瞞起我來了？」惠希仁道：「來的正好。老劉實是個趣人，省我們上門上戶的。走走，鋪裡坐去。察院老爺嗔俺違了限，正差人出來催拿原差哩。」劉振白道：「怪呀！這事是我作成二位的，我倒肯走了？拿我送鋪呢！」惠希仁道：「我也知道你不肯走，拿你到鋪裡坐一夜，好擋擋差人的眼。俺這也來請童氏哩。」劉振白道：「我等著童氏同往鋪裡去。」單完道：「察院老爺惱的把良家婦女弄在鋪裡，男女混雜。俺這請他母親陪著，不拘在俺哥兒兩個家裡權待一夜，明日見官回話，顯的俺沒敢怠緩誤事。」劉振白道：「我也同往二位爺家住一宿罷。」惠希仁道：「混帳杭杭子！說不許男女混雜，你又待擠了去哩！別聽他，拿出鎖來扣上脖子，拉著走，交給鋪裡人，叫好生看著，走了不是頑的！」劉振白走著，呵呵的說道：「好意思兒，倒自己弄著自己哩！這坐一宿鋪，不是好笑的事麼？」惠希仁合單完道：「你交下，快著來，我先墜著童氏，省的被躲了。」

單完鎖劉振白去運，惠希仁敲門去。狄希陳先迎出來，童奶奶也隨後出見，對小選子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快著端菜來，暖上酒。」惠希仁道：「擾的多了，天色又晚，不勞賜酒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沒備甚麼，空坐坐兒。單爺怎麼沒來哩？」惠希仁道：「同已是到尊府門上，偶然有件事兒，去做些甚麼，不遠也就來呀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有個薄禮，我各自封著哩，二位爺沒有甚麼相陪呀？」惠希仁道：「俺兩人名雖異姓，實勝同胞，說起關張生氣，提起管鮑打罕。只願有錢同日使，不願沒錢各自捱。等等兒，當面同送好看。」

說話中間，單完也就敲門來到。童奶奶獻過茶，擺上菜，叫人端上兩封禮來，叫狄希陳每人一封遞到手裡。兩個見那簽上寫是「菲儀二十兩」，接在手裡，顛著沉沉的，心裡甚是喜歡，齊聲說道：「要論起奶奶這們賢達，狄爺這們老實，不該收這個禮，就照管姑娘個妥當才是。只是衙門中人，使了頂首，買了差使，家裡老婆孩兒，都指著要穿衣吃飯哩，所以全不做的情，只好一半罷了。實說，俺兩個起初，每人指望三十兩；後來見了狄爺，俺每人指望要五十兩，後來奶奶你老人家出來，俺有話還敢對著你老人家放閒屁的？咱『君子不羞當面』，斗膽問聲，奶奶，這銀子足數呢？有鉛絲沒有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好二位爺，甚麼話！過了河拆橋還不是好人哩，沒過河就拆橋？」單完道：「奶奶說的有理。顯的咱哥兒兩個，倒是小人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二位爺請寬坐，多吃杯兒，明日來，只說聲，我就打發小女出去。我也還請幾位親戚陪陪，我家去罷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奶奶別要家去，請這裡坐坐，有話合奶奶商議哩。狄爺姓林，木木的，合他說不的話。」童奶奶也沒陪酒，旁邊廣外坐著。

惠希仁道：「收了咱的禮，咱是一家人了。實說，丫頭是怎麼死的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實合二位爺說：丫頭極好，又清氣，又伶俐，先買丫頭，後娶小女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只合小女結不著喜緣，小女見了就生氣。要說打他，我就敢說誓，實是一下兒也沒打；要是衣服飯食，可是擗當他來。緊仔不中他意！端著個銅盆，豁朗的一聲擗在地下，一個孩子正吃著奶，唬的半日哭不出來，把他送到空屋裡鎖了二日，他得空子自己弔殺了。」

惠希仁道：「死了合拿出去。他娘老子沒到跟前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不知道他住處，天氣又熱，只得叫人抬出去了。剛只埋了回來，他娘老子可領著一大伙漢子老婆的來了家裡，打打括括的，把小女彩打了不算，呼的身上那屎，可是從沒受的氣都受勾了。又沒個人合他說說。小婿是二位爺曉得的，又動不得，他只得請了劉振白來，做剛做柔的才打發去了。」

惠希仁道：「丫頭死了沒合他說，這是咱家的不是。他既來到，給他點子甚麼，伍住他的嘴，也罷了。窮人意思，孩子死了，又沒得點東西，旁裡再有人挑挑，說甚麼他不告狀？這也是咱失了主意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不瞞二位爺說，劉振白圓成著，他得了好幾兩銀子去了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得了銀子又告，這們可惡！一定銀子也不多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二位爺是咱一家人，他得的銀子，也不算少：漢子十五兩，老婆十兩，跟了來打的三個漢子，四個老婆，每人都是一兩。這還算少麼？」

惠希仁道：「這事氣殺人！斷個『埋葬』，也不過十兩三錢。詐了人家這們些錢，還不滿意呀！」單完道：「情管劉振白管了這造子事，狄爺合童奶奶沒致謝他致謝，所以才挑唆他告狀，這事再沒走滾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他先得了咱的銀子，才替咱講事哩。」惠希仁問道：「怎麼個詐法？詐了多少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抬出材去，他攔著不叫走，口裡說著刁話。材抬出門外，又回不來了，足足的叫他詐了四十兩。還替抬材的四個花子詐了八兩哩。」

惠希仁道：「這沒天理的狗弟子孩兒！這就可惡的緊了！韓蘆詐錢告狀，都是他挑唆的。他合我們說的話，可惡多著哩！這弟子孩兒不饒他！你們在俺兩個身上，情管你們打上風官司，叫這狗骨頭吃場好虧！『要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』哩；要了人這們些錢，還替人家挑事！我們剛才到這裡，他還要詐我們哩。剛才單老哥可是把他拴在鋪裡去了，誰想這一拴倒拴著了，明日不消來了。我們在察院門口專候著狄爺到那裡，替狄奶奶遞張訴狀，就訴上是他挑唆韓蘆告狀，說他詐過銀子多少兩。不怕他！察院老爺極喜人說實話的。」

童奶奶道：「這訴狀可叫誰寫？」單完道：「別的沒有，要寫狀子的多。一個趙啞子寫的極好，得五錢銀給他。狄爺，你早些去，我合你尋他。你要自己去，他見你村村的，多問你要錢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狀還得小女自己遞麼？」惠希仁道：「姑娘且不消出去，叫狄爺遞上就罷了。明日遞了訴狀，後日准出來，大後日出了票，咱次日就合他見，早完下事來伶俐。天也忒晚了，有燈籠借個我們去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夜深涼快，二位爺多請鐘兒，我叫人點燈籠送二位爺去。」單完道：「罷，我們自己走好。都是同路，省得管家自己回來不好走。這兩日好不夜緊哩。」各人分手相別。

狄希陳到家，笑道：「天，天！俺明水人還嫌我刁鑽古怪，來到北京城，顯的我是傻子了。天下有這們個傻子？你們公道說說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不傻也有些呆呆的。咱且商量個光景，倒也是有人照管了，只是衙門裡邊官的心性，一時的喜怒，咱怎麼拿得定？姑娘又沒見過官，怎麼說的過這兩個光棍？別要叫孩子吃了虧，疼殺我不打緊，你還要做官，只怕體面不好看呀！放著他相大爺這們個名進士，見做著部屬，他不為瘦子，可也為他哥呀。他沒的好問咱要錢？極該央他央，求他出個字兒。咱有這個牆壁，合他見官，可也膽壯些；要不，這肚裡先害了怕，話還說的我溜哩麼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姥姥，你叫我不拘使多少銀子，我也依，你指與我，叫我不拘尋誰的分上，我也依，我可不能求俺這個兄弟。我實怕他合大妗子笑話。敢說：『你為家裡的不賢會，專替你招災惹禍的，你躲到京裡來另尋賢德的過好日子；如今賢會的越發逼的丫頭弔殺了。』我受不的他這笑話。」

寄姐道：「罷麼，我媽！你好似這們等的！自作自受！誰叫我逼死他前世的娘來！他有不恨我的，肯替我尋分上？叫他使了這們些銀子，他還疼不過哩，又叫他再尋分上使錢？不妨事，我也想來：丫頭是自家弔殺的，我又沒動手打殺他。就說我打殺了他，可也得檢出傷來，才好叫我替他償命。要檢不出傷來，破著搽一搽，再不，再攏一二百攏，渾深也饒了我。我只當發了個昏，遭了個劫。昨日生小京哥，差一點兒沒疼過去了，我只當又生個孩子。使過他的錢，一個一個的記著，我了官司，我往蘆溝橋窩子上搭個棚，舍上我的身子，零碎掙了來還他，料著我也還掙了錢來。只怕我還勾了他的，我還報娘的恩哩。」

童奶奶道：「罷，怪丫頭！污邪了胡說的甚麼！」寄姐道：「我見我的媽這們求他，我要這們賭賭氣呢！」童奶奶道：「別胡說！這也不是甚麼賭氣的話。好人有做這個的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一個丫頭生生的逼殺了，受氣使錢，我哼也沒敢哼聲，姥姥叫央他相大叔，我說的，他合大妗子笑話，咱另尋分上，這有甚麼傷著你來？就說出這們的話！」寄姐又待言語，童奶奶喝道：「罷，都不許再說閒話！三四更天了，快些睡覺，早起來。他姑爺還要往察院前寫狀遞上哩。」方才各人閉口收拾。

剛只合了眼，童奶奶合調羹已先起來，點上燈。調羹包的扁食，通開爐子，燉滾了水，等狄希陳梳洗完了才下。打發狄希陳吃完了飯，汗巾裡包著銀子，小選子跟著，夾著小帽，青衣裳，安排訴狀，走到南城察院門口，尋了一會，只見惠希仁合單完遠遠的走來作揖謝擾，不必細說。惠希仁道：「單老哥，你陪狄爺去寫狀罷，我還做些別的。遞狀時還等我到，好大家照管照管狄爺。」

單完同狄希陳專尋趙啞子，只見趙啞子住的所在，同單完合狄希陳尋到他家。趙啞子正在門前閒站，望著單完領著個戴巾的來到，曉得是央他寫狀。但狄希陳見趙啞子相貌不揚，心裡想道：「難道這樣人，心中果有甚麼識見，寫得出甚麼動人的狀來？是寫

的不好，豈不誤了正事？」把單完俏地的拉到門外，問道：「這果然寫得狀好？不致誤事才好。」單完道：「這是我從小同窗的兄弟，原是大有根基的子孫，說起來，當今皇帝都還合他有親。飽飽的一肚才學，順天府考了幾遍童生，只是命運不好，百當沒得進學。若論他本事，命運好時，連舉人進士也都中了，還在這裡寫狀哩！因他肚裡有些本事，所以朋友們贈了他一隻《西江月》。我念與你聽，你就見得我話不虛傳。待我念來：

廣讀「趙錢孫李」，多描「天地玄黃」。一篇文字兩三行，情願棄儒寫狀。鋪紙慣能說謊，揮毫便是刁言。常常激怒問詞官，拿責代書廿板。

狄希陳道：「這便極好，無刁不成狀哩！能放刁撒謊，這官司便就贏他。」二人翻身進內，各在板登上坐下。單完道：「這是山東狄爺，是吏部候選府經歷，央你寫張訴狀。你用心給他寫寫，不可潦草了。狄爺，你說與他情節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在下原籍大明國南贍部洲山東等處承宣佈政使司濟南府繡江縣人；家住離城四十里明水鎮；家父姓狄，名宗羽，號賓梁；先母相氏，就是現任工部主事相於廷的姑娘。……」單完截住話問道：「這狄爺不合相爺是姑表兄弟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他是舅舅之子，我是姑姑之兒，正是姑表，實不相欺。」單完道：「虧了俺沒敢放肆，原來合狄爺另有敘處哩。天漸晚了，察院待擊二點呀，狄爺，你長話短說，叫他快寫狀罷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不說個來歷明白，這狀怎麼寫？」單完道：「寫狀不用這個，待我替你說罷。趙兄弟，你老實聽著：狄爺來京聽選，娶的是咱京裡的女兒。一個十五歲丫頭，為沒給他做衣裳賭氣的，這四月十七日弔殺了。一個鄰捨家劉芳名，欺他是外處人，詐了他四十兩，抬材的詐了八兩，丫頭的娘子詐了二十五兩，領來的漢子老婆詐了七兩，打發了事。劉芳名說這塊肉沒骨頭，好盡著嗜，挑唆丫頭的老子韓蘆不告男人，單告狄奶奶童氏一個；劉芳名就做證見。或是童氏自己訴，或是狄爺出名訴，你見的透，該怎麼樣就是。」

趙啞子道：「這沒叉路，劈頭訴著劉芳名，說他詐財無厭，挑唆韓蘆單告女人，因察院爺不拘婦女，所以不告上男人，好叫女人出官，盡力詐騙。就是本夫出名代訴，寫上詐去銀子數目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雖是他詐了銀去，只怕問官說是行財，不大穩便？」趙啞子道：「這位察院爺只喜人說實話，這上頭不大追求你。情管我這狀遞上去，只是叫他吃了虧就是。狄爺，你要三兩銀子謝我。」單完道：「察院待中上堂，你快著寫罷。先給你五錢銀，官司果然贏了，我保著叫狄爺再給你二兩。官司若平和，沒帳，就只這五錢拱手。」

趙啞子鋪開格眼，研墨操筆，不加思索，往上就寫。剛才寫完，察院三聲雲板，衝堂開門。惠希仁忙忙的跑來問說：「狀寫完不曾？」單完道：「方才寫了，只沒得讀一遍，不知說的不曾？」趙啞子道：「沒帳，快趕上遞罷！我寫字自來不差，差了我管！」狄希陳換了青衣，單完、惠希仁擁簇著，跟進投文牌去。

「一紙入公門，九牛拔不出」。官斷十條路，輸贏何似，勝敗難期。專聽下回再說。